鍾惺集/3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十 ◄

鍾惺集
卷三十一

► 卷三十二

卷三十一 · 論又二（史三）

劉向

予讀《劉向傳》，悲其遇，始信人主之庸之足以亡天下也。暴主終身惺窒，終身不悟；庸主有時悟，悟矣而足以亡者，疑為之也。何以明之？訴譖周堪、劉向下獄者，弘恭、石顯也。則恭、顯之不利於堪、向，一愚者知之矣。地震星變，上自感悟，欲以堪、向為諫大夫，又使恭、顯得與白，皆為中郎，此甚不可解也。庸主當迷惑時，賢奸混淆，用舍倒置，固不足論。惟是感悟後一番舉動，不痛不癢，為可恨耳。當其迷惑，猶冀其感悟；業已感悟，而所為止此，則讒邪益無所忌，忠直益無所恃，而進言者始絕望矣。

向之言曰：「讒邪之所以並進者，由上多疑心。」此元帝胎病。所以釀亡漢之禍者，不外於此。中間蔽而開，開而復蔽，精神面目，周始循環於一疑之中，而不能自出。至夏寒、日青無光，恭、顯等皆言堪、猛用事之咎，抑何其不經也。上內重堪，又患眾口之寢潤，無所取信。時長安令楊興，以材能幸，常稱譽堪，上欲以為助，已可笑矣。興，險人也，反乘間傾堪，而上益為之疑，左遷堪等。後廟闕災、日蝕，上召諸前言日變在堪、猛者責問，皆稽首謝。下詔為堪暴白，情形業已豁然。征堪為光祿大夫，猛為大中大夫、給事中，而顯幹尚書自若也。反使堪希得見，常因顯白事，事決顯口。堪竟以喑死，而猛自殺。帝之所以復用堪、猛者，非即其所以殺之者乎？

至成帝時，王鳳兄弟用事，向作《洪範五行傳論》上之。天子心知向精忠，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。然終不能奪王氏權。上無繼嗣，政由王氏出，向遂上封事極諫，至云「王氏與劉氏，亦且不並立」，篡漢之事，不憚明言之，心亦極苦矣。天子召見向，歎息悲傷其意，謂曰：「君且休矣，吾將思之。」而卒無所發付，似有一疑鬼坐其腹、掣其手，使其席天子之權而不能自用一人，自作一事。每一感悟，每一改悔，不使人快，而反使人悶且恨焉。

向事元帝困於恭、顯，事成帝困於王氏。二主世濟其庸以至於亡，始終不出一疑字。世安知疑之效遂足以亡天下乎？《史記．李斯傳》末曰：「遂以亡天下」，罪斯也。《漢書．劉向傳》末曰：「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」，惜向也，其亦幸向之不見漢亡也云爾。向之忠，無負於漢矣，然何救於漢之亡？忠臣欲救國之亡，豈以此心無負於國而遂已哉？

杜欽、谷永

王氏取漢深矣，惟劉向預見之而頌言之。天子雖不能用，猶知為王氏起此議，至召見歎息悲哀其意，曰：「君且休矣，吾將思之。」當其時，為人主者，豈遂截然不知有王氏者哉？人主不能截然不知有王氏，而天又以日食告，以地震告，為人主者即至愚，欲不舉而歸之王氏，不可得也。有杜欽、谷永者起，始暗取後宮以代之，使人主盡撤王氏之備，以備後宮。漢乃截然不知有王氏，而王氏得以其間掩其目以制漢之敝。嗚呼，二子亦為一身報王氏耳，孰知為王氏取漢，遂莫有工於此者哉？且後宮與外戚，其說相近；二子與向又俱以經術應變陳言為名，宜漢之入其彀中而不知也。

劉向之說不行，世何敢復言王氏？繼向上封事，請退大將軍鳳以應天變者，獨一京兆尹王章耳。鳳且懼。教鳳上疏謝得無廢者，欽也。鳳雖得無廢而心慚求退。說使勿退者，欽也。鳳不慚且退，乃遂殺章而不疑。章死，眾冤之，鳳又慚。說鳳舉直言極諫以救其過。於是章死而不以為冤，而漢亦不可為矣。史稱欽深博有謀，優遊不仕，以壽終。欽何求於王氏哉？不過感王氏之知己，而甘以其身為桀犬耳。

谷永，小人也。見鳳方用事，陰欲自托，有所恃而不為忌，明以申伯指鳳。至云：「願具書所言，以示腹心大臣。腹心大臣以為誠天意，願陛下省察。」是其黨戴王氏，已顯然不畏人主知，猶謂漢有人乎？原其本末，欽優於永，然其為王氏取漢而漢不知，及其成功，一也。

士之求自見自達，未有舍人主而先求之私門者。人主棄之，而私門收之，是人主自以士徇私門，而竟以國從。故曰：人主愛惜人才，自為社稷計。茲非其明著痛切者哉？郗超為桓氏謀主，以父愔忠於王室，不令之知。死至，錄其所與桓氏往反密計，屬門生呈其父，以斷其哀。籲，為超者亦苦矣！超俊物，世莫能知，其人又非可以名譽爵祿收也。桓元子雄爽，其氣誼必有相感者，至不愛其身以報所知，不愛其名以報所生。誠使晉能先桓氏而收之，超亦何苦而出於此哉？若超者，固杜欽之流也。

梅福

朱雲欲斬張禹，斬其黨王氏者也。梅福上書訟王章，訟其攻王氏者也。皆是漢忠臣。雲病，不呼醫飲藥。王莽顓政，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。處篡革之際，結局皆妙，而其志皆有可悲者。雲知王氏之必篡漢，而力不能為，病不呼醫，即范文子使祝宗祈死之意。福始去官歸壽春，數因縣道上言變事，求假軺傳詣行在所，條對急政，一腔熱心，欲完漢社稷於王氏貪吻毒手中，如拯溺救焚，此豈潔身自了之人？

「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，鳳專執擅朝。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，譏刺鳳，為鳳所誅。王氏浸盛，災異數見，群臣莫敢正言。」班氏著此一段，明福為漢，本領主意，不出於此。上書千言，援引古今，不露本題。乃云「取民所上書，陛下之所善，試下之廷尉，廷尉必曰：『非所宜言，大不敬』。」其意全在訴王章之枉，發明王氏篡漢先除礙手之由。蓋篡奪之人，智可蔽主，力可脅眾。全仗一二膽識不二心之臣，洞見其微，而遏之將然未然之際。王氏取漢，其勢已成，又有張禹、孔光、杜欽、谷永輩，以漢之臣子，為之委曲效死，出力定計。洞見而欲遏之者，劉向、王章、朱雲及福數人而已。福之力訴王章，猶為漢留一攻王氏之人也。福始終血誠，非為章，乃為漢也。必不可為，而後棄妻子，變姓名，為吳市門卒，以自見其志。蓋以首陽之義報漢云爾。今謂雲為達生，福為高隱，非知二子者也。

趙充國

從來夷狄情形，合則強，分則弱。善制夷狄者，常使之分而不合。充國之言曰：「羌人所以易制者，以其種自有豪，數相攻擊，勢不壹也。」看分合二字甚透。先零諸羌，解仇交質，合之勢也。充國始終作用主意，全在捐罕开闇昧之過，隱而勿章；專行先零之誅。使其分者常在羌，而合者常在我，勿令虜交堅黨合。中國制夷狄之法，不出於此。

然均之羌也，可以舍罕开而誅先零，獨不可以舍先零而誅罕开乎？曰：罕开之要領在我也。罕开之要領在我者何也？初罕开豪靡當兒，使弟雕庫來告都尉，曰：「先零欲反。」後數日先零果反。此罕开不合於先零之要領也。要領在我，然後用吾威信以柔伏之。故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，都尉即留雕庫為質，充國以為亡罪，遣歸。分別善惡，宣示天子購斬之令，解散其心，使罕开欲復合於先零而不可得。故辛武賢，充國所薦也，與充國異意，欲擊罕开，充國駁之。至公卿皆是武賢議，天子以書敕讓充國，令其引兵從武賢深入。充國以將任兵在外，便宜有守，以安國家，因陳兵利害。其言曰：「先零雖與罕开解仇約結，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。」「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，以堅其約。」「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，堅其約，合其黨。」數語最透。充國肯使已分於先零之罕开復與先零合哉？及擊先零，降斬無數，至罕地，令軍毋燔聚落，芻牧田中。罕羌聞之喜曰：「漢果不擊我矣。」此舍罕开而誅先零之效也。

然不得罕开所以不合於先零之故，則同一羌也，或舍之，或誅之，先後之間，亦安能了然於心手乎？

陳湯

陳湯之擊斬郅支，較之傅介子誅樓蘭，事勢更難，名義更正，謀慮更遠。蓋郅支與樓蘭同為殺漢使，而湯之意，尤重在郅支負漢之後，與康居為一，後為邊患難制，特以殺漢使為名，及今除之。多此一片苦心在內。故其與甘延壽謀曰：「西域本屬匈奴，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，侵陵烏孫、大宛，常為康居畫計，欲降服之。如得此二國，北擊伊列，西取安息，南排月氏，東離烏弋，數年之間，城郭諸國危矣。久畜之，必為西域患。」此湯擊斬郅支單于本意，不獨以其殺漢使也。

其進討郅支，用兵機宜，有節次，有紀律，謀而後戰，必勝而後發，非掩襲僥幸、捷取於一擊以為奇者。斬單于首，得漢使節二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，千古快事。然在介子則為功、在湯則為罪者，介子之往，霍光白遣之，而湯以便宜行事，故妒功者得以矯制之罪罪之。法吏、腐儒、奸臣，合黨同心，羅織惟恐不密，機阱惟恐不深，灰英雄之心，不顧國家利害。匡衡經術宰相，甘心為石顯出力排擠，不至於下獄論死不已。善哉乎，劉向為湯上疏曰：「副校尉湯，承聖指，倚神靈，出百死斬郅支之首。」「承聖指」三字，出脫湯矯制之罪甚妙。湯之罪無可指，而湯之功全矣。谷永之疏上，天子僅出湯，奪爵為士伍，千載傷心。

後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所圍，百僚議數日不決。天生此一事為湯昭雪，結奸臣之舌而唾其面。上召湯見宣室。湯擊郅支時，中寒病，兩臂不能詘申，已自可憐。湯辭謝曰：「將相九卿，皆賢材通明。」此一語愧死妒功諸人。至其料敵神妙，知烏孫瓦合，不能久攻，屈指不五日而解。使匡衡輩立其前聞且見之，其顏汗背，何啻鈇鉞之誅？湯此後自可吐氣論功食報無疑，而猶以代人作章奏下獄徙邊。湯一生勳名，竟以此結局。

總之，湯才略絕世，而「貪」之一字，是其胎病。始終罪案，為奸臣借口，不出於此。然前斬郅支，後料烏孫，廷臣中固不能舍湯而別尋一不貪者代之。

祭彤，廉將也，光武美其清約，封拜日賜錢百萬，馬三匹，衣被刀劍，下至居室什物，無不悉備。如此，為將者亦何苦而貪？漢法，邊臣功賞極厚。獨儉於一湯，使萬里功臣至為人代筆自潤，可憐、可恨亦可羞，奸相庸主之過也。不然，湯之功罪，甚著一時，君相封賞之，何其明白正大。而「壯侯」之諡，留為王莽行其私，辱孰大焉！

王莽

從來盜天下者，或權臣，或夷狄，或女后，雖篡奪心跡不同，皆各具一種亂賊之才，其膽識權略，皆有絕人處。觀王莽始末，一狂呆躁擾粗中人耳。其性情則小兒婦女也，其舉止則閹豎也，其言辭則病者之囈、夢之魘也，其面目則優伶之妝塗而登場也。所為矯激欺世，止能持之節讓下士，誑媚女主。而宰衡登攝以往，本色畢露，其一切不情不經，與其身之成敗相為始終，可笑、可厭、可悲者甚多，不知何以遂有天下也。

蓋其諸父專擅，政在其家已久。元後難老，為之主，勢深而氣厚。而杜欽、谷永、張禹之徒，為之羽翼塗飾，使漢之君臣恬不為備。垂成而莽承之。如故家傳器，子孫屑越，隨地委置，幸而遭之者，非必有深謀大力，皆得而拾之。又如厚塘邃宇，堅扃深幬，健黠者先為之穿決開發，其中之所有，童昏傭販皆能負趨而去。及其取非其有，處非其地，神明失守，耳目易位，捽裂投擲，惟恐其壞之不盡，去之不速。真主相覿，拱手而還其故處，理勢必然，無足怪者。莽之取漢，漢則予之，非莽之工，而漢之拙也。可不畏哉？

三國

謀大事者當取天下大勢，始終總計之，而後利害可定也。赤壁拒曹，惟周瑜與魯肅所見相同，然非連結劉備不可。當時勢雖三分，而孫、劉之形為一。孫、劉之交不深，則三

分之形不成。結孫、劉以困曹，其本謀自肅發之，諸葛亮亦已見及之，云「孫權可以為援，而不可圖矣。」孫之不宜圖劉，猶劉之不宜圖孫。肅以荊州勸借玄德，正以深孫、劉之交而厚其力，其勢不得不然耳。操聞之，作書至落筆於地，其計豈可謂失哉？

周瑜以劉備人傑，常有圖之之意，不知曹操一日尚在，則備一日未可圖。肅之心亦何嘗一日忘備哉！關羽蹴操於樊、鄧，操至欲遷都以避之，此借荊州之效也。呂蒙取關羽於荊州，陸遜折玄德於白帝，吳之計得，而蜀之勢孤。蜀之勢孤，而曹氏承其弊；曹氏承其弊，而吳之計未為得也。

呂蒙功名之士，有圖關羽、取荊州方略，極言吳之無懼於操，無賴於羽，破權之所忌，以速成其功。所成者一事之功，而天下大勢未之總計也。孫權長主也，而孔明王佐也，微悔其相圖之失，而吳、蜀復通。陸遜之計，終亦歸於和蜀，與蒙已自異意。然破壞之氣，不可卒復，延旦夕之命，以待司馬氏之成，折而入於晉，亦勢之所必至也。

然則吳、蜀之主及其臣可以相忘乎？曰：非也。鄧芝對吳主之言曰：「並魏之後，戰爭方始。」此諸葛亮與肅之志，而呂蒙輩一時之事、一事之功，未之暇及也。

荀彧

甚矣，荀彧之意侈而勞也。奉迎天子，以從人望、令諸侯，是曹氏取天下妙題，實自彧首發之。董卓兵起，曹公亦恐其倚王室之重，則老瞞胸中亦覷定久矣。當時許攸曾以說袁紹，紹不用，而使曹氏占此先著。袁、曹相拒官渡，孫策欲襲許迎天子，而策死。紹讓此先著以資操，策欲爭之而不逮，有天焉。可見智謀之士，手眼明捷略同。

彧首發此謀，為曹氏佐命之冠，心不可負，功不可掩。察其始終，一念隱衷，若苦欲諱之者，何也？蓋彧有用世之才、之志，舍操無可事者，而又不欲公然為曹氏私人，得罪萬世。勸操擁戴天子，故奉操征伐，皆一以天子之命，彧儼然身為漢臣。此彧之隱情，為操實以自為也。操久亦或窺見之。及九錫之舉，彧猶愚操以大義曰：「曹公本興義兵，以匡振漢朝。」不知操取天下之局，取予先後，大半自彧定之。形就勢合，操已不得復為漢臣，而彧欲不為曹氏功臣，其可得乎？

彧以大義愚操，欲自全其名；操即以愚彧而取其實。彧已死，而操猶以愚天下後世，曰：「天命在我，吾當為周文王。」有為曹之實，而又欲不失漢臣之名。甚矣，彧之意侈而

勞也。

〈（沈刻《隱秀軒集・文列集・論又二》止此）〉

息夫躬論

息夫躬議論無所避，眾畏其口。此從來小人脅眾深阱，自作護身之術，俱不出此。王嘉謂躬「傾覆有佞邪材」，躬首詆嘉「健而蓄縮」，四字人亦不能合說；折左將軍公孫祿「欲以其犬馬齒保目所見」，曲盡庸臣途遠日暮誤國情狀，正其有口可畏處。至其歷詆公卿大臣，雖小人先發制人之計，然描寫承平臣子庸軟惰安情弊，緩急難恃，千古一轍，可為寒心。而王嘉謂其「諂諛則主德毀，傾險則下怨恨，辯慧則破正道，深刻則傷恩惠」，始終以為不可用，真大臣識微慮遠之言，躬終不能勝正也。

孔融論

孔文舉本名士，體氣高妙，如琪花瑤草，雖不結實，自是風塵外物。而好談經濟，喜功名，竟無所成，祇是一疏耳。「疏」之一字，是名士本色，而經世人殊用不著。然又恥不能經世，勉作經濟事，尤是名士大病。未可以文舉高妙，遂不責實，而概以經世許之。司馬彪曰：「文舉在北海，自以溢才命世，又自許大志，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事。然所任用，好奇取異，皆輕剽之才，但能磔網張羅，其自理甚疏。」此言字字中文舉病，隻須一「疏」字耳。然其膽量意氣在禍福之外，實其所長。若陳元龍具湖海氣，其經濟實用則又可觀，養鷹養虎之喻，弄一勇夫於股掌之上，光景在目，使呂奉先嗔喜不得，妙舌妙手也。

杜預

初，詔書使濬下建平，受杜預節度；至秣陵，受王渾節度。預至江陵，謂諸將帥曰：「若濬得下建平，則順流長驅，威名已著，不宜令受制於我；若不能克，則無緣得施節度。」濬至西陵，預與之書，曰：「足下既摧其西藩，便當徑取秣陵，討累世之逋寇，釋吳人於塗炭。自江入淮，逾於泗、汴，溯河而上，振旅還都，亦曠世一事也。」濬大悅，表呈預書。

以一人而受兩人節度，庸人不能耳，況濬乎？觀杜元凱於此，先幾處分，妙有伸縮，而

形跡不露。蓋爭競於事後，所損已多；調停於事前，所全甚大。預至江陵與諸將語，料渾之情形既透；至西陵所與濬書，進止機宜，實不出此，不獨謙避而已。明辭事權，而暗授方略，自處地步甚高，濬蓋受預節度而不知矣。學問人當機妙用，夫豈渾之所及？觀濬得預書大悅，則其不平於渾可知。然渾亦終不能節度濬，而幾釀鍾、鄧之禍。乃知君臣朋友之間，處之不盡其道者，皆不學之過也。

若唐李入蔡州破吳元濟，橐而迎裴度。度遜避，曰：「使蔡人知朝廷之尊。」度卒受其禮。若二子者，一將一相，皆學問中體國人，區區形跡體貌，不足言也。

阮裕論

士苟欲自遂其高，則其於衣食之計，當先使之稍足於己，乃可無求於世。今人動作名士面孔向人，見人營治生計，即目之為俗。及至窘迫，或有幹請乞丐，得與不得，俱喪其守，其可恥又豈止於俗而已乎！阮裕屢辭征命，而宰二郡，人問其故，曰：「吾少無宦情，兼拙於人間，既不能躬耕自活，必有所資，故曲躬二郡，豈以騁能？私計。」王述始仕，稍營資產，或諫其以此損名。曰：「足當自止。」以是知通人作俗事自有深意，妙在人之不肯言者而自言之，故為過人。大抵士未有不近情而能全節者，但不可為貪鄙人藉口耳。

謝鯤

謝鯤縱誕，有過於嵇、阮輩所為者。至王敦為逆，將殺劉隗，鯤極力周旋。敦至石頭，曰：「吾不復得為盛德事矣。」鯤曰：「何為其然，但使自今以往，日忘日去耳。」敦至都，復問曰：「近來人情何如？」鯤對曰：「明公之舉，雖大存社稷，然悠悠之言，實未達高義。周、戴人望，舉而用之，則群情帖然矣。」敦還武昌，鯤喻敦曰：「公大存社稷，建不世之功，然天下之心實有未達。若能朝天子，使君臣釋然，萬物之心，於是乃服。」敦曰：「君能保無變乎？」鯤曰：「公若入朝，鯤請侍從。」其步步彌縫，節節匡救，苦心妙手，親弄海鷗於掌，而日撩猛虎之須。其言雖不盡用，而所持者正，所全者多。蓋遺臭萬年，乃英雄窮路盡頭無可奈何之想，宵人順導之，而正士逆折之，是以自甘從逆。鯤意在先引敦於善，而其逆自消，使社稷陰受其福。其正論不減陳玄伯，妙用不下溫太真，才誠相合，膽識交濟，晉之忠臣，亦能臣也。豈七賢養名全身者可及？即勸進一文，阮公亦自有慚色，而概以達掩之，可歎也。

黃魯直有言：「臨大節而不可奪，乃其不俗人也。」今作達者輒自謂不俗，如此而後為不俗，則達故未易言也。

郤詵、袁甫

士大夫處榮利之際，胸中靜躁，關人品之高下者小，關國運之存亡者大。從古國亡於黨禍，人人知之。郤詵對策云：「動則爭競，爭競則朋黨，朋黨則誣罔，誣罔則藏否失實，此亡國之象也。」以躁進始，以亡國終，可畏哉！鄙夫以患失而無所不至，隻躁進一念耳。然處必爭之地，而教之以靜，此揚火止沸之道也。限以勢之所不得不止，則不期靜而自靜；縱以勢之所不得不趨，則不期動而自動。詵之言曰：「達在修道，窮在失義，故靜以待之。得在進取，失在後時，故動以要之。」看「動」「靜」二字原委甚透。上之政治，下之風俗，皆分於此。止躁之法，正不出人情得失之外而得之。有世道之責者，不可不知也。

殷浩

士生亂世，偶負重名而無其實，其心雖自知無實，然惴惴焉欲守其名，而惟恐失之。世姑聽之自守其名，而不復責之以實，則雖無益於世，而可不至於有害。何者？虛名不能有益且害於世。卒使世受其害者，則以名用人之過也。

殷淵源名理清言，而非用世才；非惟無其才也，亦無其志。縱使不出為世用，自不失為江左名士。其墓居十年，屢征不出，豈不欲出哉？恐一出不效而喪其名也。其自知也審，而自處也當矣。當時王濛、謝尚及簡文，強以管、葛坐之，因其不出而擬其為管、葛者益堅，所以致其不得不出之道益急。陳讓自三月至七月始出，出非浩意也。然則浩何以終出也？浩不出，世始疑浩之無實，而其名遂失。均之乎失名也，無寧僥幸一出，而猶庶幾萬一，思所以苟全其名。然浩豈知晉之所以必欲浩出者，以桓溫滅蜀，威名轉振，而思以浩之名抗之哉！朝廷法紀不能行於強臣，而又思用一人焉以抗之。嗟乎，溫豈可以虛名抗，而浩又豈溫對哉！

浩一受其抗溫之任，乃始強尋一題，苟且塞責，以終其抗溫之局。而其計，不得不出於北伐許、洛。王羲之、孔嚴勸與溫和同，不宜內構嫌隙，此有識者謀國之言，而不知浩之不得不出於此也。師出狼狽，溫公然上疏罪浩，所為抗溫者安在？浩廢，而浩之名始失。然浩之不得有其名也，不待今日而知之矣。浩之名不足計也，而國被其害，豈非以

名用浩者之罪哉？

善哉乎，桓溫之言曰：「淵源有德有言，向使作令僕，足以儀刑百揆。朝廷用違其才耳。」嗚呼！當時之善於處浩，而使之得以虛名終者，未有如溫者也。浩固不欲出，即浩欲出，其志亦不過為令僕而已。然使浩果終令僕，天下又必有以為朝廷用違其才者。大抵世於虛名之士，必待其用之無效，國被其害，而後知其不可用。古今持論，往往如此，可勝歎哉！

王羲之

王逸少經世之才，憂國之心，鎮物之量，不減謝安石。而愛身養名，不肯犯手做事。常處局外，冷眼熱腸，時時以議論發之。大要皆中微而見其大者，其所匡救調護亦復不少。殷浩與桓溫不協，羲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內外和，與書誡之。浩將北伐，羲之以為必敗，以書止之，言甚切至。浩敗，復圖再舉，又遺浩書以「江左所營綜如此，加之喪敗，此可熟念」。又云：「自寇亂以來，處內外之任者，未有深謀遠慮，括囊至計，而疲竭根本，各從所誌。」又與會稽王箋，陳浩不宜北伐，云：「今雖有可欣之會，內求諸己，而所憂乃重於所欣。」又云：「夫廟筭決勝，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。功就之日，便當因其眾而即其實。」東土饑荒，羲之開倉賑貸。然朝役繁重，吳會尤甚。羲之每上疏爭之，事多見從。又遺謝安書，言漕運事，云：「為法不一，牽制者眾。」遺豫州都督謝萬言，教以通識隨處行藏，「每與士之下者同，則盡善矣。」大要借處友之忠告，寓救時之良箴；用旁觀之衡鑒，為當局之針砭。不屍其功，不露其跡，始終以山水田園自娛，處於仕隱之間。其經濟實用，似為文雅風流所掩，不知羲之正欲以此自掩也。

〈（以上八篇錄自《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》卷六）〉